

拿破仑的第一 骑兵

法国元帅缪拉传

【英】安德列·希利亚德·安特里奇著
卡佩译



出版社

拿破仑的第一骑兵

法国元帅缪拉传

[英] 安德列·希利亚德·安特里奇 著

卡佩 译

台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拿破仑的第一骑兵：法国元帅缪拉传 / (英) 安德列·希利亚德·安特里奇著；卡佩译. -- 北京：台海出版社，2017.10
ISBN 978-7-5168-1538-0

I. ①拿… II. ①安… ②卡… III. ①阿基姆·缪拉—传记 IV. ①K835.65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11368 号

拿破仑的第一骑兵：法国元帅缪拉传

著 者：[英] 安德列·希利亚德·安特里奇 译者：卡佩

责任编辑：阴 鹏
视觉设计：周 杰

策划制作：指文文化
责任印制：蔡 旭

出版发行：台海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景山东街 20 号

邮政编码：100009

电 话：010 - 64041652 (发行，邮购)

传 真：010 - 84045799 (总编室)

网 址：www.taimeng.org.cn/thcbs/default.htm

E-mail: thcbs@126.com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重庆大美印刷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字 数：274 千 印 张：16

版 次：2017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2017 年 9 月第 1 版

书 号：ISBN 978-7-5168-1538-0

定 价：6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录

1	译者序
3	卡奥尔的骑兵 1767 年—1795 年
18	意大利战役 1796 年—1798 年
32	埃及和叙利亚 1798 年—1799 年
47	雾月政变和马伦戈会战 1799 年—1800 年
60	在意大利的指挥官 1800 年—1801 年
75	在米兰的总司令 1801 年—1803 年
87	巴黎总督 1803 年—1805 年
102	乌尔姆战役和奥斯特里茨 1805 年
118	贝格大公 1806 年
128	帝国骑兵 1806 年—1807 年
144	野心 1807 年—1808 年
153	马德里暴乱 1808 年
170	那不勒斯国王 1808 年—1812 年
188	俄罗斯战役 1812 年
204	裂痕 1812 年—1813 年
218	阵营与抉择 1813 年—1814 年
232	与奥地利作战 1815 年
248	附录 若阿基姆·拿破仑·缪拉遗骨寻踪
250	译后记

译者序

若阿基姆·缪拉，拿破仑的骑兵统帅、那不勒斯国王。

若阿基姆·缪拉的命运可谓是与拿破仑关系最为密切，他不仅是娶了皇妹的元帅，更是帝国的骑兵统帅、贝格大公和那不勒斯的国王。他是拿破仑第一批封帅名单中的第二位，这足以看出缪拉在拿破仑心中的地位。国内读者了解拿破仑时代时，更愿意将目光投到皇座之上、手握权杖的拿破仑身上，而那些曾经成就并簇拥他的一众将领则少有人注意。

传记主人公缪拉，早年在波拿巴将军夺权的道路上发挥了关键作用，又在后来帝国一场又一场的胜仗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他出身宗教学校，尽管饱经战火，内心却敏感而善良；他衣着华丽，但在炮火密集的战场却如参加舞会般从容。缪拉也充满野心，他想成为国王，他想被他敬爱的皇帝欣赏，他也想让他国民爱戴他，这些因素促成了缪拉与拿破仑前期的矛盾。1812年后，帝国岌岌可危，缪拉考虑得最多的已不再是拿破仑的帝国，而是自己的王位，这导致了他与拿破仑的决裂。1815年，拿破仑逃离厄尔巴岛，在法国登陆，兵不血刃地重登王位，这让缪拉也做起了那不勒斯人民响应他的号召，一统意大利王国的不切实际的美梦……

虽然缪拉的梦醒了，他也终以叛国罪、战争罪被处以枪决，但他为了巩固王座，而在意大利人民心中埋下的统一意大利的种子却慢慢生了根。

本书译自安德列·希利亚德·安特里奇20世纪初的著作《拿破仑的第一骑兵：法国元帅缪拉传》。原作者参考了多部同时代与缪拉有关的著作：早期科莱塔（巴黎，1821年）、加卢瓦（巴黎，

1828年)和黑尔弗特(维也纳,1878年)的缪拉传记,其中涵盖了多份被公开的信件;以及相对作者生活年代最新的传记(沙瓦农小姐和乔治-圣·伊夫出版于1905年的《若阿基姆·缪拉,1767年—1815年》)和同年由缪拉后裔公开的个人信件^①;更包含了与缪拉同时代人的回忆录,如贝利亚尔的回忆录^②(1842年—1843年出版)、迈松的《拿破仑与他的家人》。

作者又根据缪拉人生的不同时期参考了多本著作:昂吉安公爵事件,他参考了亨利·韦尔金格的《昂吉安公爵》以及阿加尔为缪拉做的辩护^③;缪拉在贝格大公爵短暂的治理则参考自德语著作《在拿破仑皇帝和若阿基姆·缪拉·拿破仑之下的贝格》^④(科隆,1877年);半岛时期则参考自缪拉伯爵1897年公开的个人信件与原始文件《缪拉,帝国在西班牙的中将,1808年》^⑤;帝国后期,缪拉对阵营的选择,则参考了M.H.魏尔的《欧仁亲王与缪拉》^⑥;缪拉最后的日子,参考了他的代理人马西罗内的叙述《缪拉的毁灭与死亡》^⑦和萨塞奈男爵的《缪拉最后的岁月》^⑧。

纵观缪拉的一生,有些时候与拿破仑的“主旋律”并不相符,有些时候又充满心机,但是上了战场,他的方向就只有一个——“前进”!所谓拿破仑时代,正是每个与拿破仑相关的人的生命之线相互交汇而织就的壮丽篇章。而这也是历史的魅力所在!

① 《缪拉信件文件集》(Letters et document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e Joachim Murat),共四卷,由缪拉后裔出版。

② Le lieutenant-général comte Belliard, chef d'état-major de Murat.

③ 出自自由缪拉后裔公开的信件。

④ Das Grossherzogthum Berg unter Joachim Murat Napoleon und Ludwig Napoleon.

⑤ Murat, Lieutenant del'Empereur en Espagne,1808.

⑥ Le Prince Eugène et Murat.

⑦ Faits intéressants relatifs à la chute et à la mort de Joachim Murat.

⑧ Les derniers mois de Murat.

| 第一章 |

来自卡奥尔的骑兵

1767 年—1795 年

法国吉耶讷（Guienne）地区的卡奥尔（Cahors）是一座古老的城市，若不是因为城中高耸的一座 12 世纪的天主教堂，人们甚至会以为它只是一座普通的小乡镇。狭长陡直的街道延伸到山上，洛特河（Lot River）紧紧环绕这些山丘——这一河道是往日形成的，它一直充当着护城河的角色。废弃沟渠的历史更加久远，源

▼拉巴斯蒂-缪拉当地市政府



自罗马殖民地时代。卡奥尔附近的山坡满布葡萄园，葡萄酒交易使得小城熙熙攘攘；城郊则到处是散发着恶臭的皮革厂和烟气升腾的陶窑。

卡奥尔是当地首府，居民属于边境加斯科涅人种，虽然是法国人，但有些不同。他们的灵魂中燃烧着南方人的热情，喜欢冒险，思维大胆，充满丰富的想象力——时而表现为吹牛，时而表现为浪漫。机智敏感的多尔多涅省（Dordogne）、洛特和加龙省（The Lot and Garonne）居民有着神秘的巴斯克血统，可能还因曾被摩尔人统治而混入了非欧洲人血统。

若要讲述本书主角的传奇故事，我们必须了解加斯科涅的独特民风。我们的主角——若阿基姆·缪拉是乡村旅馆老板的儿子，约在大革命二十多年前生于卡奥尔。革命给了勇敢机敏的人很好的机遇，旅馆老板的儿子也因此为自己打拼出了一个王国。

缪拉的故乡，拉巴斯蒂村（La Bastide）位于卡奥尔以北几英里一处光秃秃的空地，它曾名为拉巴斯蒂·福蒂尼耶或拉巴斯蒂-昂凯西，现在则名为拉巴斯蒂-

▼拉巴斯蒂村缪拉故居





▲欧坦主教，塔列朗

缪拉。路易十五统治期间，皮埃尔·缪拉与妻子让娜·卢比埃经营着村里的旅馆和邮局。皮埃尔·缪拉很有钱，因为他不仅是旅馆老板，还是当地大地主塔列朗家族的代理人。

恐怖政治时期，有人试图想证明缪拉出身贵族，好将他划为法律上所谓的可疑分子，于是缪拉从拉巴斯蒂政府那儿弄来了父亲的结婚契约和自己的受洗证明。结婚契约显示，皮埃尔·缪拉虽然在村子里属于上层阶级，但结婚登记时他仍被划为“工人”（travailleur），而非哪怕最低级别的地主。

这份 1746 年 1 月的婚姻契约还显示，皮埃尔的父亲将一半财产分给了他，这说明所谓的“工人”是指他在父亲的土地上务工。妻子让娜·卢比埃的嫁妆如下：42 里弗尔；床单和亚麻布等家居用品；桌上摆放的锡器；一只母羊和它的羊羔；一个橡木箱子，里面盛满了法国乡下姑娘做针线活的物品。我们的主角——若阿基姆·缪拉出生前，旅馆老板夫妇生育了五个孩子。1767 年 5 月 25 日，若阿基姆出生，第二天在当地教堂受洗。他的名字取自教父若阿基姆·维迪厄。

若阿基姆不是长子，当时没有平等分配遗产的法律，因此他的哥哥安德烈将继承旅馆和小农场。对平民子女，尤其是乡下人的孩子来说，参军或是从政希望都很渺茫，只有贵族和有钱的城里人才能靠担任公职，晋升发财，也许这就是家人决定让若阿基姆当牧师的原因。塔列朗家族的资助将派上用场，刚开始时他们也确实帮了忙：正是因为塔列朗家族的庇护，若阿基姆十岁那年获得了卡奥尔学校的奖学金，在校学习古典文学，为进入神学院做准备。

缪拉在卡奥尔教堂学校的生活或在拉巴斯蒂的休假目前没有详细记录，我们只知道他成绩足够好到进入图卢兹大主教神学院。这位未来的猎骑兵和其他学生一样，在这里忙着学习哲学和神学，每逢周日和宗教盛会，他也会身披白长袍位列教堂唱诗班中。

缪拉并非生来注定要当副助祭，他渴望冒险刺激的生活，不想投身宗教。在他

快 20 岁时，发生了一场我们不知缘由的危机^①，只知道在 1787 年 2 月 23 日，缪拉在没有告知家人的情况下就突然离开了神学院，这使家人对他所有的期望都落了空。原先驻守欧什（Auch）的香槟猎骑兵团（后来改称第 12 猎骑兵团）调往卡尔卡松（Carcassonne），23 日那天正好停在图卢兹。内尔（Neil）上尉连的一个中士见到了一名想从戎的青年——脸刮得很干净，当时看来还没有军人样儿；但是四肢强健，高 5 法尺 6.5 法寸^②，头发黝黑，瞳色较深，声音洪亮，举止神气。此人正是拉巴斯蒂村的若阿基姆·缪拉。

第二天，路易十六军中多了一个列兵，他刚刚脱下教士长袍，现在换上了白色前襟的绿军装，随军离开图卢兹。直到两年后的 1789 年，一切皆有可能，甚至连普通地方猎骑兵也会前途无量的时刻才会到来。

到卡尔卡松后，骑兵团于 1789 年被派去阿尔萨斯的施莱斯塔特（Schlestadt）驻防。同年，法国大革命爆发。

因为缪拉在卡奥尔和图卢兹受过良好教育，所以升职很快，两年之中他先后晋升下士、中士，后来是团里的中士（maréchal des logis）。1789 年夏，整个法国都回荡着巴士底狱陷落的消息；缪拉请了长假，从军后第一次返回拉巴斯蒂的旅馆家中。

他的假期拖了一月又一月，因为担任军需官职务的缪拉中士在卡奥尔和周边地区有事要做；当地正在招募训练国民卫队，年轻军需官的服役经历对不懂军事的市政人员很有用。缪拉全身心地投入进这些事务，他有充足的理由这么做——贵族和资产阶级曾垄断高级军职，但如今阻碍平民晋升的障碍不复存在了。1790 年春天，政府召集新组建的国民卫队前往巴黎；成千上万的公民战士们集结起来，参加保卫君主立宪政权的法国联盟（Federation of France）成立庆典。7 月 14 日，巴士底纪念日，路易国王在法国联盟武装代表的簇拥下，于战神广场宣誓忠于联盟。

以卡奥尔为首府的洛特省将缪拉派去了巴黎，让他管理拉巴斯蒂周边的蒙福孔区（Montfaucon）的联合国民卫队。他和 20 万人一起聚集在战神广场的祖国圣坛边，他看见路易十六在热烈的掌声中宣誓；他听见加农炮鸣炮敬礼，他听见巴黎附近的山顶炮台轰鸣回礼，他听见全国上下一片炮响：炮声从地中海沿岸的土伦港传来，从阿尔卑斯山一带格勒诺布尔（Grenoble）的城墙上传来，从莱茵河平原的施莱斯

① 一些小道消息称他与某个姑娘坠入爱河。

② 译注：1 法尺等于 0.324 米，1 法寸等于 0.027 米，缪拉身高约为 1.79 米。

塔特传来，从加来海峡传来，从大西洋的布雷斯特湾（Brest）和罗什福尔（Rochefort）传来。沉醉于喜悦的法国忘记了不久前才过去的黑暗，欢快地庆祝黄金时代的来临。这旷远嘹亮的鸣炮声效果立竿见影，阴云密布的天空随即降下倾盆大雨，扫了虔诚仪式的兴，有人甚至认为它是恶兆。临时搭建的祭坛上站着整场盛典的焦点人物，他就是缪拉的资助人——欧坦主教（Bishop of Autun）塔列朗·德·佩里戈尔；此人很快就会将牧杖扔到一边，转而投身革命政治，日后还会成为著名的“狡猾外交大臣”。

庆典结束后，缪拉在巴黎游荡了数月。起初他的日子就像度假，联盟的朋友和战友在巴黎举行了很多爱国盛会；庆祝氛围淡下来后，缪拉却还待在巴黎，原因很实际——他没钱回家，政府发薪速度不如他们承诺的快。1791年新年，陆军部发来最后公告，断然通知缪拉长假已满，要他立刻返回施莱斯塔特的猎骑兵团。

1791年1月4日，缪拉写信给洛特省政府求助。他说去年6月和蒙福孔区的国民卫队一同来巴黎后，由于无法预见的原因，卫队在巴黎滞留了；从巴黎政府出示的食宿标准可以看出，他被迫承担了比预算多上数倍的开销。他提醒省政府官员，他们应当按照国民公会的命令供给代表们必需费用，但他现在一分钱也没拿到，而人口密集的巴黎物价又很高；他已经花光了个人积蓄，请求他们至少先付上一笔钱，因为他马上要去施莱斯塔特了。

政府只给了缪拉可怜的100里弗尔，他收到钱后便匆匆离开巴黎，回到在孚日山脉和莱茵河之间的边境要塞，过着枯燥的守卫生活。

6月初，法国东部有些部队的调动非常奇怪。布耶侯爵（Marquis de Bouillé）在蒙梅迪（Montmedy）边境集结小股军队，并不断沿着通向巴黎的道路向周边村镇派出骑兵。传闻即将有大量的重要财富从巴黎运到东部。在这些鬼鬼祟祟的调动中，一队猎骑兵也从施莱斯塔特被调到蒙梅迪，缪拉并不在其中。

精心防卫的大路迎来的不是运送财宝的使者，而是拖着笨重行李逃跑的路易十六和玛丽王后。最后，瓦雷讷的农民骚乱起来，抓住了他们，而熟知当地地形，本该接应他们去蒙梅迪的人睡过了头，或是迷了路。

国王和王后想逃出法国的消息传到施莱斯塔特，猎骑兵团中质疑陡起。既然布耶侯爵自己逃到国外去了，那么去往蒙梅迪的战友们命运将如何？大家爱国心切，急于向所有法国人民证明他们毫不知晓国王出逃的秘密。猎骑兵上校迪雷·德·莫朗（d'Urre De Molans）是一名贵族，但他觉得自己最好别干涉立宪政府的行为。

他同意派一个代表去蒙梅迪看看那队士兵的情况，并安排他们重新归队，而代表长官执行这项重要任务的正是中士缪拉。

缪拉在1791年7月5日从图尔（Toul）寄给哥哥皮埃尔的信中提到此事。他说自己很忙，也活得很刺激，但他还是抽空给“兄弟中最优秀者、我永远最爱的”皮埃尔写了信。他在信中让哥哥转告父母不必为他担心，他正为晋升而努力，并很快就会成为军需长。他还在信中提道：“我刚从蒙梅迪回来，那里距国王被捕的瓦雷讷3里格^①远；我受战友们所托，去蒙梅迪弄清那支分队的立场。国王本会到达蒙梅迪，而他们本该保卫国王。我看到了为国王准备的寓所。我随信附上两份演说，一份是我写的，另一份是其他副官写的。”

这两份演说意图向图尔人民保证猎骑兵是绝对的“爱国者”，他们不知道自己的任务是护送国王出逃。缪拉在信尾祝福所有亲朋好友，尤其是老家的小地主巴斯蒂特家族，该家族族长是当地公证员。他还特别提到了米翁·巴斯蒂特（Mion Bastit），他在拉巴斯蒂曾同她有感情纠葛。他在信中写道：“代我向巴斯蒂特先生问好，不要忘了向迷人的米翁传达我的消息。勿忘。”接着又是一大段要求皮埃尔为他考虑，要向“向当地政府示好”的文字。皮埃尔是政府官员，而且明确提出要辞职；缪拉在附言里求他不要这样做，并抓住机会再次提到自己引以为豪的演说：

“不要辞职，不要忘了你的弟弟秉持着不爱国，毋宁死的信念。你的弟弟代表他的战友去见图尔人民，他证明自己的部队与蒙梅迪的阴谋完全无关，他有幸在市政府面前表白自己的爱国情怀，你若辞职就会让他食言。”此信可见贯穿他日后人生的炫耀心态，这是一种加斯科涅式的洋洋自得。

1792年2月8日，缪拉成为宪兵队的一员骑兵。宪兵队名义上是立法委员会授予路易十六的荣誉王室卫队，实为防备其再次出逃的警备队；卫队官兵均由其所属省政府提名，未来的法国元帅让-巴蒂斯特·贝西埃尔也在其中，但此刻他还只是骑兵团的一员新兵。贝西埃尔也是洛特省人，他来自普雷萨克（Preissac），差不多是缪拉的邻居。后来有一份官方文件称贝西埃尔为缪拉的表兄弟，而事实上他们之间并无确凿的亲戚关系。

缪拉在宪兵队的服役时间最短，他2月8日加入卫队，3月4日就离队了：因

^① 译注：里格（League）是一种长度名称。在海洋中通常取3海里（1海里等于1.852千米，折合6000英尺），相当于5.556公里。在陆地上时，一里格通常被认为是3英里（1英里等于1609.344米），即4.827公里。



▲年轻的士兵，缪拉



▲未来的贝西埃尔元帅

为点名时缺席，缪拉要被关禁闭，尽管处罚不重，他还是宁愿离队。但他立刻就给洛特省政府写信，解释说他离开的真正原因是发现自己置身于“反动主义势力中”，并且被军官们怂恿离开法国，去科布伦茨参加流亡贵族的军队。缪拉还表示，德库尔（Descours）中校曾承诺，只要他接受建议，就会得到40金路易的赏金和旅费。省政府将缪拉的投诉递交给立法委员会，巴齐尔（Bazire）议员在指控宪兵队是培养王室分子的温床时便引用了缪拉的证词，并最终迫使其解散。

缪拉以坚定爱国者的名声回归老部队（已改称第12猎骑兵团）。10月15日，他晋升为少尉；10月31日，也就是两周后，缪拉被擢升为中尉。

8月10日起，国王被囚禁于丹普尔堡（Temple）。夏初，法国与奥地利及其盟友宣战，盟军入侵法国。9月，法军在瓦尔密取胜，接着共和国宣告成立。11月，缪拉短暂造访巴黎，为上校和团里置办物品。缪拉从巴黎给皮埃尔写了信，信的日期落款体现了新旧风格的结合：“共和一年，11月19日。”他向皮埃尔告知了自己在巴黎的任务，并说随着共和国成立，自己的好运也来临了，“因为专制统治完全剥夺了我的光明未来”。在信里他还提到自己正和桑泰尔（Santerre）将军商议想得到一匹自用马匹的事宜。桑泰尔是当时的一位大人物，他原是圣安托万（St. Antoine）福堡（Faubourg）的酿酒商，8月10日攻打杜伊勒里宫后成了国民卫队将军。

然后缪拉又提在信中了他的希望和前景：“我交给（战争）部长一份备忘录，一个将军会帮我取到部长的回复，而这位将军很快就要成为部长了。如果他真的当上部长，那我的运气实在是太好了。我是个中尉，如果我的上校晋升为将军，我就会成为他的副官，并晋升为上尉，事实上他的升职已经确定下来了。我还年轻，又兼备勇气与军事才能，因此我还可以再升迁。上帝保佑我的希望不会落空。”

信上满是自信与自我肯定，至少当时他所谓的“军事才能”还没有机会在战场上得到体现，仅仅是在阅兵式上略有使用。

如果缪拉已经上过战场，这封信绝不可能只是在暗示事实，他根本不是那种深藏不露的人。根据缪拉过去在团里担任军需官的资历，他很可能已在补给站或后勤管理系统工作。猎骑兵团现在归属于驻扎在佛兰德（Flanders）、由迪穆里埃统帅的北方军团，该军团已赢得热马普之战，但缪拉的信件完全没夸耀这番功绩，因此他很可能还没上过战场。^①

缪拉写信时完全不知他最爱的哥哥已经不在人世——一个多月前，皮埃尔葬于拉巴斯蒂教堂庭院。他于10月8日去世，留下三个孩子和怀孕的妻子。若阿基姆知道哥哥死讯后，主动承担起侄子侄女的教育费用，并且一直信守承诺。^②

第二年年初，莫朗升为骑兵上校，缪拉顺利成了他的副官，但几个月后才晋升为上尉。1792年11月至1793年2月中旬，迪穆里埃扫荡了比利时，但缪拉似乎仍未有实战的经历。猎骑兵团一直待在法国边境的阿图瓦（Artois）驻防并保卫交通线。

这段时间法国局势风云激荡：1月，国王被处死；同日，国民安全委员会成立；几天后，它恐怖的下属机构——革命法庭成立，断头台从此再没闲着；一个又一个国家加入反法同盟，最后几乎整个欧洲都对共和国宣战，战争部长卡诺决定征集30万人保卫法国。

缪拉1793年2月25日写于巴黎的两封信保存至今，内容显示他又奉长官命令置办公事。缪拉写给拉巴斯蒂政府的信的字里行间充满了他一贯的雄辩风格。当时半个法国都上演着戏剧化的行为，而人们出于对共和国的荣誉感和保家卫国的责任

^① 迈松在《拿破仑和他的家族》中提到缪拉擢升为中尉后，还把升迁归功于上校迪雷·德·莫朗，后者在升为旅级将军后让缪拉担任其副官。迈松还说道：“人们会认为缪拉的首场战役是随北方军团参加的，他所在的团参与了格朗普雷（Grandpre）之战、朗德勒西（Landrecies）围城、热马普之战和圣-特雷登（Saint-Trond）之战，但我们不清楚他的升迁到底源于他参加的哪一场战斗。”

^② 哥哥的长子让-安德烈·缪拉于特拉法加海战中（1805年11月4日）在迪马努瓦尔（Dumanoir）旗舰上服役时阵亡。最小的孩子，安图奈特·缪拉于1808年2月4日嫁给了卡尔·霍恩索伦亲王。

感则坚持使用着半古典化的语言。缪拉这封信的目的是鼓励拉巴斯蒂的年轻人踊跃奔赴边境。一些不怀好意的人试图影射缪拉出身贵族，但他自豪地说道：“我广为人们知的勇气与爱国热情足以抵消一切怀疑。”

另一封信是写给另一个哥哥安德烈的。安德烈沉静、勤劳、恋家，不肯离开拉巴斯蒂，甚至当弟弟成了国王后，他也依然只满足于当一个小村长。安德烈刚刚丧妻，若阿基姆劝他不要再婚，还承诺自己愿尽一切努力供养父母。当然，他自己显然也还没放弃在拉巴斯蒂找一个姑娘成家的打算，但他对旧日恋情已不再执着，在给安德烈的信上他拐弯抹角地提道：“你说米蒨·巴斯蒂特生我的气，对此我并不惊讶。我想他们与其他贵族一样反对我……我给米蒨写了信，你知道她对我的想法到底是什么吗？我完全没有她的消息，叫她马上给我回信，因为十天内我就要离开巴黎去荷兰了。我现在是一个将军的副官，我花六个路易买了一匹马，而且我还得再买一匹，它们都很贵。”

他跟安德烈谈到巴黎最近流传他当选国民公会议员的消息。“我才能不足，”他写道（不常见的谦虚），“但凭借我的志愿和勇气，我日后会超越他们中的很多人。”他建议哥哥告诫当地加入政府新征召的青年“无论如何，至少要当骑兵”，来自拉巴斯蒂的保宪神甫的兄弟已在他的连当上军需部中士。若阿基姆又把话题转到了米蒨上，询问她是否和拉巴斯蒂的年轻男子有暧昧。这封信写得很仓促，内容杂乱无章，信尾又提到了战争，缪拉回巴黎前，他曾于15日在瓦朗谢讷（Valenciennes）与当皮埃尔（Dampierre）将军共进晚餐；敌人均被击溃，法马（Famars）营地已经攻克，联军撤离图尔奈（Tournay）。缪拉谈起这些胜利时就好像只是在转述听来的消息一样。

缪拉也给米蒨·巴斯蒂特小姐写了信，但这封信最终信石沉大海。大约一个月后，4月22日，他又给安德烈写了一封信，字里行间表达了他被忽视后的愤怒：“米蒨没回我信，她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我都一笑置之。”缪拉人生中这段求爱就此画上句号，此后他的来信几乎再也不提米蒨。几个月后，他在信里最后一次提到她，看来只是又想起了她，好奇她的现状，他写道：“跟我说说米蒨吧。”^①

缪拉在巴黎没待多久，很快就返回了北方前线，担任莫朗将军的副官。3月，面对奥军的进攻，迪穆里埃开始全线撤退；18日，他们在内尔温登（Neerwinden）

① 米蒨的哥哥弗朗索瓦后来靠缪拉的关系进入了执政时期的立法院，他俩的友谊保持了一生。

战败，屈斯蒂纳（Custine）则败于莱茵河。一支西班牙军出现在比利牛斯山，一支英军很快就要渡过英吉利海峡支援北方战线的奥军；巴黎有些恐慌，几乎将所有的兵力都投入到了战场。在国内，革命法庭获得了新权力，每个城镇都要成立革命委员会，以剔除不忠者并鼓励“爱国者”志愿保卫“受威胁的祖国”。

战败的迪穆里埃坚持缓慢撤退，他早就因为对革命事业缺乏热情而被政府怀疑了。顺便一提，迪穆里埃麾下有一个年轻的亲王——菲利普·埃加利特（Philippe Egalite），即未来的国王路易·菲利普，他坚称处死路易十六是愚蠢之举。4月2日，战争部长布努维尔（Bournouville）和四名国民公会代表来到迪穆里埃司令部，要将军和他们一同回巴黎并在公会法庭上解释自己的行为。迪穆里埃清楚这意味着什么，他当即扣押了部长和代表们，但他未能说动军队哗变，只好带着幕僚、一些德意志雇佣兵和五个被囚人质投奔了奥军。

2月，曾在瓦朗谢讷同缪拉共进晚餐的当皮埃尔重掌败退混乱的北方军团，他到任的第一件事就是擢升缪拉为上尉。若阿基姆于4月22日从阿图瓦省埃丹（Hesdin）写给安德烈的信中报告了这一喜讯。这是一封洋洋洒洒的信，充溢着拉巴斯蒂的快乐生活与面对战争的前线村庄艰难处境的夸张对比。他不屑地提到了迪穆里埃：“我们的军队一认出迪穆里埃的真面目后，就抛弃了这个臭名远扬的叛徒；共和国的士兵同这些效忠暴君、声名狼藉的家伙们的战斗随处可见，这进一步证明了他们的勇气。”他提到了安德烈的来信，赞扬他作为平民的热心，也表示很高兴能听到家乡很多人想奔赴前线当志愿兵的消息，但他不建议他们遵循这股冲动。“如果他们来了，我会尽心照顾他们，”他写道，“但还是让他们安安稳稳做农民吧。我们的战场需要他们的劳动，共和国的士兵需要他们的面包；让他们安居本职，为我们提供粮食吧。”如果某个雅各宾派议员看到这封信，缪拉恐怕会处境不妙。他让安德烈无论发生何事都要待在家里照顾年迈的父母，如果其他人要来前线，就告诉他们去埃丹（Hesdin）找他。

获胜的联军开始系统性地摧毁法军的边境要塞。随着夏天约克公爵的前进以及英军准备围攻敦刻尔克，战争被引入了缪拉驻守的埃丹附近。迄今为止缪拉只干过驻防工作，但一次晋升让他离开了日常管理系统和第12猎骑兵团，他开始和一些陌生的战友从事更机动的活动。

当时战场上的非正规部队也与革命军队一样，人们加入其中，与其说是履行义务，倒不如说是寻找机遇，让·朗德里厄（Jean Landrieux）便是其中之一。他